呂晚村先生四書講義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三十五

孟子六

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章

在溝壑喪其元志士勇士不必定設此境定立此見只是所守堅厲耳聖人所取在志節不在輕生歎美處人與司馬遷傳刺客遊俠意天懸地隔

或云良借乘以含藏其用即匪人亦可比也就奚以陰玩奚就簡子以陰玩簡子觀其以乘始以不貫乘終良之爲良始終盦愚人非自愚者也先生曰爲王良曲出其罪使良聲價十倍高之爲魯仲連次之不失

爲東方朔眞可謂滑稽之雄矣然此說始於戰國而盛于晉放乎良知之學士大夫胸中皆有一詭時玩世之意視天下事直行雲流水而禮法節義有所不必拘此其害有不可言者而天下皆以爲高其根中於人心者深文人尤難埽除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章

第二節只對定衍儀是妾婦之道丈夫且不是況大丈夫乎意側在女子之嫁一截丈夫之冠二句帶來引起話頭不即對大丈夫言也

妾婦而順道也衍儀而亦如妾婦之順不道也故妾婦而順或有合于大丈夫衍儀而亦如妾婦之順必見

恥於妾婦矣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章

先王之道即上文舜受堯天下及下文爲仁義是也不單指孝弟而言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章

王者只爲義所以但望人好霸者只爲利所以但望人不好王者之於天下每遲遲而後得之霸者亦遲遲而後取之然王者之遲遲者冀人之悔也霸者之遲遲者益人之疾也後世人心與三代懸絶只在這些子

征葛與伐夏兩不相蒙如文王伐密崇豈爲誅紂哉有

謂欲伐夏而以葛爲端則不特伐夏爲大逆而征葛亦陰謀不道矣文字何足重輕秀才胸中所見如此卻害道不小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章

孟子下如知二字謂盈之原不曾知也什一去征說來一句做時須有幾許經營次第本末利弊在盈之如何知得不知而請輕待耳漢武吾欲云云故是謾語耳

義利不兩立雖至義之事自計利者言之義亦爲利如盈之之待來年其不能速已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來年亦不可已也故孟子直折其隱謂其原未嘗知

義義只是當下有箇是非便有箇可否斷决豈有半間不界依違躊戀之義哉纔如此便知其原在利上計較不會知義也若知義便不利也須速已既决然速已自然有已中商量經濟經濟隨已而具非萬全而後已也萬全而後已即是利上計較使有不全也待來年矣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

治亂是說主持斡旋事不是氣化上事雖主持斡旋也是氣化然聖賢不得已心事正便是天地不得已心事原不是兩件若泛說氣化則一治一亂自是常理不幾聖賢多事乎此二氏之看治亂自以爲橫出豎

出而不知其終不出治亂中正是不關治亂之一物乎故治亂雖平列聖賢心事只有一治這一治都在一亂中生出方見聖賢不得已用處

堯時 · 亂與從來人事感召之亂不同山川崩涸日月薄蝕以數求之皆有定法常度然帝王說不得定法常度以轉移氣數天人感應之餘責在帝王無可推也小儒偶窺曆占之術便道天變不足畏非愚即誣西人論戊寅熒惑守心謂當其晝不以堯舜而避當其退不以桀紂而廻以故凌犯皆非災一時士大夫皆喜其說嗚呼驗竟何如也

水不行則不治四者乃所行之大道也水源于山而歸

于海中間無行道則亂而不治禹貢山曰自海曰同
而其治法全在行道所謂地中也
上何是槩說不無不治次何乃指其最大難治者而言
問除湯放桀一案而竟及武周何也輔慶源謂以類數
至紂而大亂無以復加想見夏桀時未必有飛廉等
與虎豹犀象之害此說亦似太泥孟子約舉古今治
亂之槩不是定治亂之數止於此也只將從來變局
各提其大者而言堯舜時天地之變衆禹三代時放
伐之變衆周公春秋時道統之變衆孔子則言紂而
桀在其中言武周而湯尹在其中不可因其有詳略
而別生踦武周抑湯尹之論亦不可謂商周固一樣

而猶欲令張武周故且豈湯尹也看篇終敘羣聖之統又次湯尹文王而不及武周豈又殺武周之道哉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詩人惡之至而其嫉惡也必如是而後快飛廉所以必驅之海隅而後戮之也

無毀譽之直道即三代之行懼亂賊之取義即天子之事充類至義之盡理自如此非謂假天子之權以行其義也豎儒驚倒天子二字便道聖人正天下之僭竊豈身為僭竊之事直是癡人夢中說夢也

天子二字原從作之君師說來指有此位之道而言非凡有其位者之天子也凡有位之天子不能有其事

者多矣權未嘗不在無其道也春秋天子之事爲其道在焉未嘗侵其權也充類至義之盡耳猶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豎儒不明大義見天子二字便震於權位反謂孔子欲正人僭竊豈有身爲僭竊以正人之理其迂矣不通如是豈足與論春秋聖人之義哉

聖人作春秋爲天地古今衞道計而其事實與位違聖人誠有不得已焉者非謂能諒此不得已者爲知我不諒此不得已者爲罪我也知我者亦罪我罪我者亦知我非謂分應此兩種人也只春秋天子之事也一句內知罪兩種道理並到知我罪我合下道理如

此聖人只在春秋上講不管天下後世有此兩種人
議論也若爲天下後世人知罪我想則似知我是而
罪我非是知我而病罪我矣不道聖人知罪二字只
作一例看乃見天理人情之極至
王者政教號令刑賞不行于天下而有弒逆之亂孔子
作春秋其所取褒皆王者政教號令刑賞之道使萬
世皆知亂賊之不可爲故爲一治道理本自分明即
胡文定謂代天子行王法有何不是安得謂之僭竊
但胡傳中所指褒貶義例當時孔子之取義未必盡
然惜無從考辨耳若謂孔子毫無筆削褒貶則仍是
魯史之春秋與乘與檮杌何異又何足以見孔子之

作而爲一治哉朱子曰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所謂直書者即筆削襃貶也非於直書之外另有襃貶之說字字有微詞隱義也湛甘泉乃云若筆之削之烏在其爲魯史之文哉吾則謂若無襃貶筆削烏在其爲竊取之義哉甘泉又云竊取之意存乎經傳以傳實經而斷案見矣乃又云左氏事實而未純其餘皆臆說然則三傳百家既不可憑信又何從觀傳以實經而知聖人取義之旨乎要之胡傳義例固多牽彊未嘗然其大義炳然或悖乎聖人者亦尠矣今以其小者而欲盡廢其大者則其視春秋猶夫王介甫所謂斷爛朝報耳况孟子引孔子知我罪我之言正爲

其取義皆天子之事也不然何罪之有甘泉亦自知其說之不通而穿鑿遁詞以爲兩我字指天下後世之人讀春秋者若美我刺我不知孔子當時安得預料天下後世之人如此且孔子曰三字如何忽然接下天下後世人口氣此細玩白文而其不通自見亦不足與辨也近頗有宗傳其說以彈射先儒惑亂不小故不可不辨

諸侯放恣處士横議此二句乃楊墨所以盈天下之緣起也諸侯不放恣則處士不敢横議處士横議皆揣摩諸侯以行其私有横議而諸侯之放恣益甚夫然後楊墨得傲然立說而無所顧忌其原皆始於無忄+匡

無懼非無法也無天也孔孟之懼知天也後世陸王之橫議總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故懼之一字即千聖之心法所以達天之本

或云楊墨之言即堯舜禹與周公孔子之言先生曰此即三教合一之說王畿周汝登謂禪正是聖學也

楊氏爲我其初指但知自利即是無君墨氏兼愛其初指二本即是無父正爲他本原處無君無父耳不是其道本會而立說有病流弊爲害也且如佛教毀棄倫常蕩滅禮法真無父無君之至然其立說何嘗不勸人爲善勸人忠孝故以其勸人忠孝爲會之言曰佛固未嘗不道豈不爲其所欺試思胥天下皈其教

豈復有君父哉

有謂趙盾未嘗弒君以不討賊之故春秋斷而誅之曰趙盾弒其君許世子未嘗弒父以不嘗藥之故春秋斷而誅之曰許世子弒其父故楊墨雖無無君無父之心而卒莫逃無君無父之罪先生曰引例不當趙盾許止迹當罪而情可原楊墨則說似舍而心必誅正相反也趙許之罪正以人理責之豈可以例禽獸之說哉

道近楊釋近墨猶是魏晉以前之釋道晉以後道亦降釋釋則兼楊墨至臨濟出并兼後世之儒矣故其術益巧而難破白沙陽明天分儘高尚爲所欺何況後

生

吾爲此懼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非爲聖人之道懼也

閑先聖之道乃所以治此懼者故兩句必須截講混

併不得

自孔子以下以布衣任治亂之統與上王佐得位行事

者不同故有東遷之亂則孔子懼而作春秋有戰國

之亂則孟子懼而闢楊墨皆所謂不得已故懼吾爲

此懼四字與孔子懼三字相應正見其心法之一此

句最重

三聖人不得已之心之事上文已一一詳列昔者節再

總敘一遍正爲我亦欲正人心句作引子耳

前面分列各節此只總敘大意以起我亦欲句昔者二字緊對我亦二字不是憑空追敘也

三聖事功已分列上文自昔者禹抑洪水至周公所膺也總敘作過文

匹夫有何權空言有何益然畢竟亂賊礙他此非匹夫空言之足懼天地之大義存焉爾春秋以後亂賊之局變則其義亦變賴朱子起而辨之而大義更明然至今攻詆朱子創立邪說者不少彼攻詆者皆懼朱子者也綱目以後天下之局大變而義不明者又誰爲之閑距乎

或云自秦以後篡弑少矣以君尊臣卑故也余謂此論

大謬春秋侯國多故篡弒多周天子未嘗遭變故也人心之必須正楊墨之必當距此是生民天理上事非儒者自爲其政與廢自欲成就事功也故纔著些作用權術與矜張意氣便不是聖賢意旨學者須細辨此義

孟子之好辨卽所以正人心非謂先正人心而後可使從吾說也孟子何嘗別有正人心事功當時人心亦何嘗便正而人皆爲孟子用乎只是能言距楊墨便是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都在這裏直至吾輩今日猶得執以辨異端之非可知吾欲正人心非虛言也

異端之說古粗而今精其爲吾道之害古遠而今近周衰邪說必是最粗至楊墨則已精至老莊則又精然其言尚有崖略至釋氏直指人心則彌近理而不可捉摸其說尤精矣然楊墨老釋猶各成一家至陸象山則陽儒陰釋更難說破然索性決裂到底至陽明出則變幻權譎晚年定論又包羅活動於朱陸之間矣譬之劫賊始猶持挺而來容易辨識今則中襴突始猶自門外入尚可防禦今更屋裏人矣近來多講朱子之學於立身行已未必得朱子之真其憂有甚焉者開堂說法未開口時先已不是又何論其講義語錄哉故今日學人當于立身行已上定個根脚與

師友實下爲巳工夫窮村之士便不可講有用世之志者便不必講不閑講還全得箇我字一講則我便是邪説我便是詖行我便是淫辭更誰息誰距誰放耶此理亦易明不然妄倡妄和毫無當于朱子之學而他日爲朱子之學者未必不反爲所累同志者試審思吾言而共誌之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成廉士哉章

仲子非不欲充其類也不能耳若充之必將不食不居故曰蚓而後可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三十六

孟子七

離婁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章

人謂任心者逸講求法度者勞不知其說正與聖賢之說相反人心雖至明亦止一人之明若法度則自從前許多聖人積纍下來以一人而較多人之智以未經歷人而較已過來人之智其勞逸可不辨而明也良知家欲畜其私智而廢從古聖人之道謂周公制作堯舜何不先盡爲而待周公必遇其時方有其事故但須心明不須講求不知周公若不曾講求堯舜

之道雖邈其時心仍不明如何制作故夫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周公之逸於制作者正以其能監前古也黃老清淨與良知家惡講求俱是棄逸而取勞其所爲皆苟簡滅裂而釀亂無窮安能治天下哉

第三節承上文起下兩節意重在仁政一邊故下句與上句有賓主欹側之勢

第四節只是愆忘行先王之政重在過字

法之當遵上下文說盡此節專重過字引詩正取不愆忘以決遵之必無過耳

下節方說先王之法之當此只決遵法之必無過耳當

時說士力破王政以爲必不可行如今人謂封建井田必不可復猶是戰國學術故孟子先破此說通節重過字過字從彼意中看出須在遵後言不是遵字前議論也

過字帖從志說

第五節三段有大小非賓主也看註中耳目心思未嘗分別故慶源謂皆聖人所作故作一統說也仁覆天下亦包聯其用不窮總是此節只重制爲法度耳政便是聖人心思以有不忍人三字在也聖人心思之旣竭亦何從見之只就政之委曲詳盡處可以使千萬世見其心思此正是繼字之妙不是竭了後纔去

繼繼政外別有箇聖人心思也

仁覆天下註補及後世三字其義乃圓而於上下文尤緊

古人所抱之道大故視天下無不可爲之世無不可爲之君孔孟棲棲皇皇似與後世衒鬻者同然其道斷不可貶故所如不合若可貶即非道也後世人臣本自無道但從利祿起見安得不爲諂媚之言諂媚似乎極恭不知其下者欺罔行私其上者以智術相籠絡正不恭之甚者也彼妄論伊川之折柳問疾考亭之誠意正心爲迂濶不善進說此是諂媚不恭議論耳

朱子謂陳善閉邪即是做那責難底工夫故就上句中緊一步說是正解

此句所重在閉邪然不知閉之之道則矯拂而不入故必開陳善道以曉之則邪不難閉矣

此兩句只是恭敬兩字落得好若只云謂之忠則便不見斯義也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哲宗戲折柳枝伊川謂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正合孟子之意温公聞之不悦豈可便謂之不忠若於恭敬兩字分析則煞有未盡在劉安世之徒老大以爲不然至蘇氏則竟成嘲謔矣古義不明可勝三嘆然今

曰朋友間也只講得容悅一法所云責難陳善閉邪者或未之見萬一有之大爲迂怪而又何君臣之云乎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章

至字作極字解不作到字解惟規矩爲方員之極故天下方員稍有未盡將規矩一照便見規矩立於此天下許多方員必須從此做出若云已至未至能至可至則是規矩下別有許多方員式樣矣

至字訓極字不可作到字解若云凡人不至而聖人獨至聖人既至則凡人可至皆隔鞾爬搔也

至字該法字其中變化無窮

聖人原不爲人法而然而人之法已盡
後世人倫都傍聖人至處辨別出來
知有至然後能法不知至便下達無底
至之道日在目前人自不由也
人之不求人理大都云聖人不可學而至及其論爲人
也則又未立而講權未正直而講圓通變化又似滿
街都是聖人則是任其意爲方圓無非規矩也可乎
故天下不方員之物定畏規矩斁人倫之人定畏聖
人從畏生遁從遁生侮總不出孟子自暴自棄兩病
然兩病又只一病惟其自棄耳如朱子張子從小便
道聖人可學是甚志識

有堯舜而道之至乃見堯舜者至道之體質也
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而已矣者再無別樣也亦無所
不盡也只道些子也毫釐千里也
欲爲臣盡臣道舜之所以事君方爲臣道之至孟子曰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此所謂以舜之所
以事堯事君也說箇道字便有多少義理事件試看
舜徵庸時五典克從百揆時敘四門穆穆烈風雷雨
勿迷主祭而百神享主事而事治百姓安察齊曆象
時巡羣后任用禹稷諸臣多少平成事理皆所謂盡
臣道也乃所謂當法者也人每謂不必論其事而即
論其心如此則何必以舜爲至而法之哉或曰照下

文仁與不仁似論心亦是曰註云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蓋以盡道不盡道分仁不仁不以仁不仁分法堯舜不法堯舜也故直言心而輕視道便成顛倒謬誤便失孟子本旨人倫日用必皆求止至善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人皆可爲堯舜未嘗放鬆一活路令人可以假借胡行亂爲也只是後人自畫定不能居仁由義妄謂堯舜不可爲只要得其心心是無形無據底如何去法徒借此說以自便其私總由一點自棄之心以遂自暴之亂學者所當深戒也

不敬二字自庸臣至奸佞到此二字都無辨處

有謂相其君而代其位舜之事堯焉可法先生曰何必說到此果然是舜之所以事君而堯禪之又何不可但曹丕等非其人耳

孟子言必稱堯舜謂人皆可為遍撥到至處不肯開方便法門故引孔子道二之言正言不為堯舜便為幽厲中間更無別路耳有謂法其至者不為堯舜必不為幽厲如其言則道三矣總為後世庸劣者尋出路將不甚而身危國削者賢于暴之甚者耶凡此等見識卽是孔孟門下罪人學者不可不辨

有謂為君為臣必如堯舜而後可則無以處湯武矣先生曰必求如堯舜乃能為湯武耳

今日人品卑下大都謂古人可法者多何必出於聖賢
一路只此說一誤墮落無底之淵耳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章
有謂身正進一步講方得註中自治益詳意不知自治
益詳乃指皆反求諸已句非另有正身之功卽所謂
皆反求諸已亦卽在前節說到盡處耳非謂仁知禮
之反猶區區而此更進一步也
其身正卽在反求內天下歸卽在身正內節節要倒縮
上去方得立言之意其身正三字當重讀是重難語
下半句當急讀是找足語此而字轉與他處不同是
歸併上半語

引詩重自求不重永言

孟子曰人有恒言章

三句無別而下身字本粘定家說但一氣讀看則重是皆以身爲本意隱然言下

此是孟子得of 子大學真傳借恒言發明其本領極大其用意深切著明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章

孟子德力皆天之說極精天有理有氣有道之枏役天之常理也無道而順強大天之氣運也天心固以理爲主然有道無道是在人爲人失其職天亦無如之何但存氣運之治亂而已看三代以後天下之存亾

皆以強弱大小爲斷可見孟子之說精不然則三代以下無天矣若謂強大相役便是天理此却不然朱子所以辨同甫漢唐之論也

是猶弟子而耻受命於先師也不是訶其不受命正訶其爲弟子不是怪他耻正是怪他師正是怪他失所耻正是要他知所耻

師文王者行仁政也若謂陰謀柔節以圖大仍是師大國仍是無道天下之講究正與下文兩節意反矣其誤從史家陰行會錯解來

有謂善取天下者有所以屈人而非力奪失天下者有所以予人而非弱仁不可爲衆孔子蓋爲周尊而又

爲商解也先生曰三代前總未嘗有謀取天下之事歸仁去不仁自是定理聖賢去就予奪皆以仁爲斷非謂勢不得已而從之也如其言將曹瞞當文王馮道當微箕乎熟于後世之史而闇于聖人之經反以今誣古此凡爲史學之大患也

此章原爲當時諸侯恥見役而不能自爲强弱言故無敵二字須指侯國講不指民下歸往也罔君天下之辨正爲此耳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章

聚欲勿施惡即仁也

玩爾也二字有惟其如此但要如此必須如此之意

首節是上感下第二節是下應上說應正所以滿足感

下之理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章

此章有主天下人說者有主爲天下人說者當如何曰

讀白文自見曰求遠求難明對當時邪說功利諸家

舍却根本言道言事故特地指醒箇目前現成道理

與他看耳全旨自當主立教擇術者言不是家喻戸

曉也但末句却就天下人身上看正見道理只得如

此故立教擇術更無事外求耳

上二句是喚醒他歧塗末句是指示他寔地指示正所

以喚醒也

親親長長而天下平是就親成本然之理示人擇術不事他求耳若要到人人親親長長又須有使之道理在但此章只重指點知所求處故不重此義

此只在道理上說不在功效上說若說功效則到人人親親長長豈是容易有一人不親親長長不可爲平

堯舜猶病是反成遠難矣葢邇易二字專就求遠求難者言堯舜之道人皆可爲不可求差了自走遠難耳不是說親親長長毫不費工夫也

帝王制度文爲都只是親親長長中條目耳

人人便是天下親其親長其長便是平只就上面分出箇景象名目來絶非兩層方見得最邇最易而字是

直指語非轉關語亦非推一步語也

玩全節語氣於此句下應有然則何不求邇易而求諸遠難哉之意然白文却只此縮住令人自悟千載下猶若見其當前指點是孟子文章之妙

陳卧子云儒者之攻異端愼莫以其精者與之爭勝而已蓋其精者或有非吾儒之所及而其粗者亦卒無以易吾儒也佛老之與皆始於士大夫好言性命之學耳此卽孟氏近邇之說乎昌黎原道諸篇矛嚮指爲慕其說而不知其味此確論也然聖賢之道使人人能慕其說而爲其行足矣又何用知其味乎先生曰觀此語可知其惑溺于佛老者甚淺錮而聖人之

道不明久矣方以精者遜佛老而自處於粗謂彼之精非吾儒所及但不可以平天下吾之粗僅可以處家國天下而不足與爭性命之學其迷謬如此則固已屈膝乞命于其庭矣而又曰吾儒也例當與之強辨則辨其不可以平天下而已上自天子下至公卿士庶無不以人道爲不得已之俗緣而別有一明心性離生死轉禍福之妙道視爲極至惜爲俗緣所累不得而究也嗚呼其亦勿思甚矣聖人之道其所以能平天下者惟其窮理盡性至命之至精也異端之所以不可以平天下者正其不精於性命之學也秀才未嘗明聖人之道其胸中所見更出異端之下而

又冒備以闡釋則其爲關也適助之焰而已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

首節從事勢挨推有此節次到誠身則順親信友獲上並無節次要之誠身原不爲順信獲而後誠之也聖賢從人情物理指點出歸根用力處須如此分明耳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只是一箇道理離人身看着人身看有此各樣耳因人人不能完得此理在人身上難見故另提出誠及至人完得此理時原不會另有一件雖聖人亦未嘗有毫末之加也離人身看只有理著人身看只有心然心不即是理故必能思而後理得思是人誠仍是天原無二道也從思

誠至至誠是以人合天工夫從至誠觀感動是以人合天功用惟同此天故思誠者無不至惟同此天故至誠便能動

孟子只換得一思字將中庸博學之節已槩括在內蓋明善乃思誠之本也

中庸天人後而分說開去其合處互見故中庸至誠專就天道邊說多此處不分天人即接至誠二字是即思誠以極其誠由人以合天如中庸致曲節之至誠也中庸至字不說功夫此至字兼功夫說

至誠根明善誠身來有多少工夫火候全體大用學問不是一眞心便了也眞眞心感人雖尋常忠厚人亦有

之非至誠之動也

至誠自然動物非欲動物而思誠也

孟子曰伯夷避紂章

有仁天下之心有治天下之學有超越天下之才識有歷練天下之精神方承當得天下之大老五与

天下之父從天下之大老來大老名德之盛民望所歸故如父之統子而大老之歸又從文德之至皆天理無私自然感化上事非後世養賢圖大杖策從王之比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章

天將開治必以殺戮靖亂殺戮必假手于殘暴之人凡

猛將謀士皆天所用亦皆天所必誅故往往開國功臣不能善終者人多歸過人主猜忌不能保全實則其道有足自取者亦天理之所必然也借此輩不知書耳若諸葛武侯郭汾陽曹武惠雖善戰其知免矣為將者何可不讀書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章

有謂濶略之主不尚恭謹廣大之君不恡纖朴恭儉是必不得已而後出於此先生曰此論悖矣孟子要其恭儉豈抹摋恭儉說看對滕文言為國首及賢君必恭儉後列仁政恭儉為仁政之本豈小德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章

所以不援卽是以道惟其以道故人見謂不援耳以道
不援作兩層說便隔

孟子曰事孰爲大章

不失能事不是兩件

有謂次節只申明上文大字意似矣而未盡其解大字
只講包括本字纔推究其實正是所以大處須從事
親守身推究到凡爲事凡爲守者無不貫無不盡中
間次第精密周通方得本字之義本對末而言由本
至末中間正有條理

可者僅可之詞舉到十分只盡巳分內事纔少一分便
是不盡分耳細心體貼程子之意方知可也兩字極

下得穩

異端毀性滅親而曰超度爲存俗宦絕發棄倫而曰顯揚爲存人類幾何而不滅也

今人輒以貧無以養爲辭反責望於遺貲是父母當自養并當養子孫也異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章

君心之非所以爲適閒者也格君心之非所以治人攻者也

格字有本有用德盛而自化本也知微而潛移用也人多說得一邊耳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章

說到此等處於人情物理之變無微不燭可知聖賢縣

會體究來只是照管自己機至自化不若常人以機

生機耳若謂聖賢不知世間有機事是以愚視聖賢

也

註中修己觀人補出言外大意見孟子此章用處非僅

作一番不平慨歎也二義中又修己爲重

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毀之則自以爲不

足近日奔競之徒不足言即自號名宿閧然有聲于

時者大槩不出此語豈特凡人直顚倒于下流之毀

譽耳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章

孟子欲學者不自足而求進然後可以爲聖賢盡人道若好爲人師則志氣浮躁而滿假淺隘不復可以成人故曰人之患爲人之自爲計非指數人師之弊也卽言人師之患亦虛玄畸異之患淺而學究訓詁之患淺人師講學亦以陽儒陰釋非毀禮法而猖狂無忌之患大而拘牽末節修飾儀容而中無實得之患小先王設教必以禮儀規範謂禮儀規範必本忠信實德則可不可謂去禮儀規範而專求忠信實德也況其所求并非忠信實德乎試看程朱之後雖數傳失其指然其淵源授受直至宋景濂方希直雖不能大有所爲而卓然尚有可觀靖難殺戮後此學方絕

再若陸子靜一傳而門人罵坐打人傳子淵以失心死矣王伯安一再傳而門人狂悖無行顏鈞以詐財笞獄梁汝元以不軌捕斃李贄以左道伏法矣此其爲天下後世之大患不昭然可鑒耶而猶有祖述其旨者亦可怪也

孟子謂樂正子章

徒餔啜便不可況今之求薦引說事過錢爲子弟營進不止於徒餔啜者耶

孟子曰仁之實章

朱子謂此實字是華實之實蓋五者之用最廣惟此爲之實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極其盛

即有子本立道生之意也

實字只作本字解非與仁義作對待說若以名字文字等翻剔便似仁義假而事親從兄眞其害道不淺仁與事親義與從兄兩邊看得精粗大小遠近判然膠粘不上皆因中間不見關捩處故註中補出愛敬二字蓋仁義是性事親從兄是事若不明愛敬實地關捩費盡分疏終成兩件

人但謂知二者是也禮二者是也而已不知知勿去與節文乃是智禮而知斯二者與節文二者乃智禮之實也若人言則天下無所謂仁義智禮樂只有事親從兄而已仁義智禮樂皆撰造虛名為害道之具矣

矣可哉

禮自禮二者自二者節文斯二者乃禮之實非謂三千三百非禮而孝弟爲禮也若謂禮盡於孝弟則不懂孟子之言矣

功夫到樂處乃盡故曰成於樂又曰不如樂之者手舞足蹈不徒作形容語老萊子衣斑斕跳躍作嬉兒狀莫認作有心做作也曾子母嚙指而心痛何手足之不關父母兄弟耶

天下道理無不根原于孝弟此五段所同也然其實只有上二段下三段又因上二段生出故曰知斯二者云云下三段正所以完全上二段者也粗心人泛看

只是仁義智禮樂盡于事親從兄眞大顯頃矣

仁義知禮樂五者不是平列也不是隨意舉似粗心者看做一樣若云天下道理其實只一孝弟大段亦未爲不是然失其旨矣仁義兩件並立亦一亦二知禮樂又從上兩件見三者又不是平排亂拈由知而禮而樂道理相生與工夫節候皆有次第說到樂之實處道理似輕而工夫節候極深微神妙知此方見朱子總註之精奧緊爲人處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三十七

孟子八

離婁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章

合符節者心之理也

末節已推開說是揆之盡

揆一固是道一然與道字不同一即道也揆之無不同止于事理上見孟子立說皆從實證如三子不同道而趨一先列其平生及所謂一則仁也趨非仁也此章之所謂一者道也揆非道也言以事理度之而無不同正指得志行乎中國句人直作其道一也則疎

矣

度之而無不同故人皆可爲舜文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世亂澤竭民不聊生爲連帥方伯者能搏擊貪梟與舉
廢墜則民生實被其仁若煦煦孑孑以壺餐爲德平
反爲能而縱舍大奸惡食人而不問此失大臣之職
雖清謹自守口惠流傳其實與浚民病國者同罪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章

君臣以義合合則爲君臣不合則可去與朋友之倫同
道非父子兄弟比也不合亦不必到嫌隙疾惡但志
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去卽是君臣之禮非君臣之變

也只爲後世封建廢爲郡縣天下統於一君遂但有進退而無去就嬴秦無道創爲尊君卑臣之禮上下相隔懸絶并進退亦制于君而無所逃而千古君臣之義爲之一變但以權法相制而君子行義之道幾亾矣其有言及去字者諂臣媚子輒以二心大逆律之不知古君臣相接之禮當然也

後世人臣只多與十萬緡塞破屋子便稱身荷國恩矣諫行言聽膏澤下民與彼卻無干涉

有禮是舊君自盡之道其情文篤至如此所以起爲之服義若說做規例故事即成虛套若說惟恐天下人議其薄即成矯飾若說所以勸誘招致即成權術如

何能感人爲服哉大槩人纔說著禮便多擺設在外面自晉人以後讀書人眼孔只得如此

孟子曰非禮之禮章

道箇禮便具變化之理道箇義便具神明之用

大人察理之精又與大賢以下不同所謂可與權者也禮便是事之理義便是時之宜禮義之原雖在吾心然無其事非其時禮義亦無從見一有事一當時便有箇禮義在分拆不得若說以禮從事以義御時却早是兩件也有是迹即有是心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在其人之爲之者亦自其心認以爲禮義而誤故曰察理不精非拘迹者乃爲非禮非義而會之心者

方爲眞禮義也良知家看得天下一切有爲之迹皆是外假惟吾心之知覺爲良知爲天理是卽名禮義不知聖賢之禮義正在事與時上看事得其理時中其宜吾心之禮義乃完若于事與時察之不精憑心妄斷冥行自是正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此處正須辨析

不爲非禮義之禮義言其於禮義知之極精也平常中自有至精之禮義奇異脫略中亦多非禮義之禮義豈必不事小節驚駭非常而後爲大人之禮義哉在外而有非在裏而亦有非大處有非小處亦有非惟窮理知至乃爲大人耳若只到得習人禮豈爲我輩

設際下何足與語大人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章

孟子此言眞勘得人心術學問蓋天下妄作苟取之徒動以豪傑自命曰成大事者不顧小節此爲作用權變試問作用權變之大古今有如伊尹者乎然孟子推其本領止云非義道一介不取與得百里之地皆能朝諸侯有天下非作用權變盡頭乎然推其同處止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皆所不爲由是觀之聖賢門下豈有靡所不爲之豪傑哉惟禪與良知家自謂門風廣大無所不可故此一流下梢無不收拾其中反謂程朱澹薄留人不住遂皆歸彼而佻此但觀今

曰詆毀程朱之學者察其生平未有不靡所不爲者也

不爲有爲四字虛活隨人所見高下移動如不事生產而成大業之類一錯解其極如沈宏祿之七筆勾有不爲人倫而後可成佛作祖矣故朱子引張子仁義之說以實之但此箇關係正在所見上辨故程子下知所擇三字朱子曰橫渠先生云不爲不仁則可以爲仁不爲不義則可以爲義人必見道分明而後能肩荷重任有所不爲則於公私義利是非大小取舍可否之間灼然截然無毫髮疑礙故可以有爲非僅謂澹泊寧靜卻紛守素也程子知所擇三字義極精道極大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章

看者也句法是指示誘人使近而不失二字中藏有擴充知能實際若體認不眞竟墮良知家坑塹矣其字即在大人身上說

不失赤子之心正指大人之平實非揚大人之神奇也道箇不失正從學問擴充經綸精細處看出非替其不學不慮也曰不失謂全其赤子時純一無僞之體非以赤子之心作比喻也後人講來渾是莊列瞿曇之說如所云嬰兒與婆婆和和者直與孟子之道氷炭矣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深造有刻入意有積漸意有不已意

深造以道有兩層義以道是爲學次第條目工夫深造乃進取不已玩語意兩層中又側重在以道上故註下而必以其道者句其意甚明蓋必以道乃有所持循而能自得不則深造箇甚人多略以道而單講深造卻有及之者亦泛說得箇漸進意如云君子深造之以漸不知註中進爲之方方字確有實事在此處看得混帳下面儘他說玄說妙都無是處

深造以道是自得之本孟子正鞭策人做以道深造工夫非教人忽然尋箇自得也脫卻深造講自得既非脫卻以道講深造亦非

學者到左右逢源直是一團天理受用不窮然要非勉强妄排之所能致也只緬𢿉三則字神情便有默識心通自然而得氣象

到左右逢源處更不分內外精粗亦不見生熟甘苦之迹卻自不離故處

自得之中其火候固自不同及到左右逢原地位又只形容得自得二字之極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章

學必至反約乃爲自得然非博而詳說則無由約也

博約是對待盡頭其中用力却在詳說說之會通處即約非博之外別尋箇約也博而不詳說與不博同病

頓悟直指與訓詁記誦總無是處今人每謂學何必講只行去便是不知其行處都是錯也不然夫子何以文發學之不講乎即以文章喻之空疎與餖飣總謂之不通通者約也空疎則無可講究餖飣則不知講究多讀書而精講究則通矣

博學詳說非旁雜之謂

有謂聰明之有餘者抑之使但從事於身心其氣必有所不降惟縱之使往而無所覜則力已疲而意亦悔先生曰聖賢日苦誤人如是萬一力不疲意不悔豈不陷之耶直是亂道

昔之邪說但有約而無博近知其說之不通又變爲先

約而後博謂聖門一貫是初入門工夫得此頭腦在手然後去格物窮理自以爲包羅巧妙不知其與聖賢所言處處悖謬學者平心體會自見其妄不須深辨也

孟子曰以德服人者章

戰國惟以併吞爲事諸侯相尚以力其所效法并是桓文之粗者故上孟以力德言此章即前意而深之講到桓文精處凡其定周朝王急內攘外無非以德服人到底誰肯服來此直說得精微辨得王霸徹霸以桓文爲極王以湯文爲極皆主諸侯服諸侯言故人字斷指諸侯講

孟子服人皆言王霸之辨故朱子云以善服人如張華
諶吳恐其更立令主之類養人如湯遺葛牛羊爲之
耕之類張南軒亦以齊桓首止晉文踐土証服人則
人字自當指諸侯言爲是
養字只是公其善欲人同歸非忘其名使人不知之之
謂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章

從原而漸進而放海節節有工夫境界
秖是說水而雨未即水也雨所以爲水者似雨爲水之
本矣而雨之來無端此無本之水之始耳未可以爲
即是水而固不得謂水之本也人之得聲聞亦必有

其因而因即無本猶夫雨也不可謂聲聞之本情也聲聞過情便已足恥固不必俟其潰敗決裂也然潰敗決裂必隨其後如響之于聲影之于形所以君子不敢蒙過情之名此方是聖賢爲己之學

君子之恥本不爲愛護聲聞因𢡟可立待而益加儆動耳

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古人之所謂聲聞也今人以臭腐尷尬之物亦名之爲聲聞已足恥矣况又有不實者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章

幾希只言所爭無多耳村學究竟解作寔字遂有云幾

帝之統者豈不大謬

幾希二字前輩謂是形容少字義非指一事一物故不可作名目然如時解動云存心則更謬矣本註謂全其性尹氏總註謂存天理後章註謂天理常存未嘗有存心之說所謂憂勤惕厲亦說存字不指所存者也

存之之字指幾希之理而言非心也即下章總註憂勤惕厲之意亦謂列聖以此去存之耳非謂存此憂勤惕厲之心也

不但包貫下章帝王師相實孟子自任道統之重在此存之二字正有憂危心事惕厲工夫

明察雖生知不廢功力看中庸大智節自明

舜之由仁義行如規矩之於方圓合下便如此只緣聖人踐形其耳目口鼻四肢渾是一團天理所以如此人著意推高大舜便似以仁義爲糟粕蟬蜕却又錯了要之舜便是仁義不是仁義之上更有舜之精妙在也

生安只在明察由行處不同庶物人倫仁義人人未嘗虧欠

孟子曰禹惡旨酒章

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尚是利害第二層義只當下便有閑是聖人存心之密

邇遠所指者廣故不下註脚朱子云通人與事而言其義該矣有謂岐豐邇邸鄘衛遠始克商邇卜世三十卜年八百遠直是粗鑿或者又欲蓋空而歸之心體更入邪禪矣又有謂武王不只此一事不可粘定邇遠亦不然程子云云恐人執縶反疑聖人互有得失故於言外發此意耳非謂不泄邇忘遠可作通融影子話頭也

遠邇有人有地有事有候不泄不忘正指聖人心法精微無所不到處

此心同此理同二語人多誤混人心最是不同事理亦甚不同所謂心同者只同其憂勤惕厲處所謂理同

者只同此事物當然之則聖人正於不同處推求得盡執兩用中惟精惟一故其同爲真同孟子說周公所以能兼施正妙在其有不合一句此正千古聖人相傳本天之學也異流本心起敎便將此不同之心認爲良知天理自以爲憑此施設無非聖人作用更不須講究事物之理傲然橫衝直撞可以宇宙由我不知只此一點空疎無忌憚之心已與聖人絕遠心旣不同矣何從而得理之同乎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

王者之迹熄不是說詩因迹熄而詩亡詩亡後王者之事不行其是非得失無復著於天下傳於後世故孔

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所以存王
迹之熄非以繼詩敎也如專爲詩敎亾而作則孔子
自有刪詩之功與春秋無涉人但講經義相比附代
起失其旨矣若謂詩敎則至今不亾當時那得亾故
註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亾正以見王迹之熄也
春秋繼王迹不是繼詩詩亾只是天子下夷于諸侯而
雅降爲風所以降爲風緣天子無政敎號令行於天
下不過王國一國之詩故只可列風而不可入雅也
若謂詩篇亾則東遷後之詩仍有若謂詩敎亾則孔
子自有刪詩之功春秋不可以存詩敎也卽雅降爲
風亦道理自然不可易不然聖人刪正詩敎何難升

風而爲雅蓋升降之故在政教號令不在詩也

詩亡只是王迹熄之徵不重詩也若謂詩與春秋義例並重則孔子未嘗不刪詩詩何嘗亡哉王風降而雅亡政教號令更無行者此春秋所以存王迹非繼詩也

王迹熄後詩尚多見于經者不可謂詩竟亡也第雅亡而王國之書降爲風耳其降也亦非刪詩者能降之蓋王政不行則朝廷無制作公卿無獻納獨有民俗歌謠猶存不得不繫之風也

人見註中雅亡二字便道詩以雅爲尊可謂粗矣雅亡者王降爲風也王降爲風而雅亡因政教號令不行

于天下也春秋存王者政教號令之道所謂其義竊取也于詩何與哉若謂繼詩經則全詩當存豈獨雅耶

詩亡只是迹熄之徵王教不復行於天下故春秋之義不得不取詩與春秋本無關連也強爲牽合徒見支離近世儒臣解經援春秋詩易分配湊合以爲巧亦好奇之過于義實無所取

春秋固爲誅亂臣討賊子而作然中如朝聘郊禘蒐狩卒葬包舉許多典章制度在故註云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義始完備自蘇明允著春秋論只說得是非賞罰今人往往脫卻半邊

義者何即王者也王者何天也天者何即人之所異于禽獸者幾希也東維子自謂得史義而正統一論惑于一時之私而不知百世不易之道正反春秋之義而猶啜啜于當時以瑕疵人不知其非非侯城生之辨論千古豈復有春秋乎故論史學當先明義字自遷固以來但知有事文二字耳

孔子存之之功不止一時之義實與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存者而其存之其所存更大而難孔子之事亦不止春秋繼上章而言其大者故從王迹說起蓋諸經爲孔子之敎而春秋則孔子之政也

此章是一篇春秋緣起大意儘更了然聖人心事明白

顯易本如是後來學春秋者無慮數十百家皆穿鑿傅會只向一字半字尋活計說得聖人朝三暮四神頭鬼腦不成個分段以胡文定之嚴正猶且不免求予所以謂只恐地中夫子家奴出來說夫子當時意不如是爾

解春秋依胡氏講褒貶予奪不無難通之處然其大指正大說自不朽後人指摘一二齟齬節目便欲盡廢其說謂孔子止用魯史舊文據事直書毫無所更改然則春秋只一魯史之功耳即乘與檮杌亦何嘗不據事直書而是非自見者豈亦得比於春秋乎看孟子此章下二節其理昭然乃為攻胡氏而併疑及孔

子更可笑也

謂春秋逐字褒貶如先儒之說固不無穿鑿傅會之失然後儒一槩而空之謂因史文無損益是又因噎廢食也聖人筆削必無絲毫之不當其衡但事遠義湮自難以後世律例為斷耳

後世如溫公之通鑑史例也朱子之綱目經例也溫公只詳于記載至于尊攘予奪之義全未見在得朱子綱目凡例一卷而後大義炳如日星朱子於通鑑又何嘗辨一事翻一案以為異同也要知纔經聖人手中便可為天下萬世之法後人讀星隕如雨傳便要求未删春秋豈不是痴人說夢耶須知未删春秋也

只是今之春秋耳

古人說經各有所發明然其發明都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中來故門戶不同而指歸則一總以羣言淆亂故折衷於正耳今人未望見古人牆壁便好論經學必翻駁先儒逞其穿鑿傅會之臆說是旣正之後又生淆亂正孟子所謂一治一亂也學術之壞總由不信先儒眞知力行耳何嘗有遵先儒之經說而得過者乎故余每見今人著書說經便心知其非

孟子曰君子之澤章

聖人之澤不在五世而斬例內孟子只取其去聖之近耳

歷敘羣聖至此自任得統意已自分明卻仍歸尊孔子謂幸而世近有傳人得聞大道其自任意正在自謙處卽末章世未遠居甚近意

看私淑諸人四字則曾思以來雖源流井然不足當此任也明矣朱子之學受之延平推而上之豫章龜山亦源流井然然序統則直承程子蓋龜山豫章延平亦所私淑之人也

玩兩也字有歎恨意有欣幸意有自解以興起後世意

逢蒙學射於羿章

此章正羿之罪非正蒙之罪蒙罪固不言而明也義重取友者不重所取之友

第二節孟子引此止取會取友之得報以証羿亦有罪之義庾斯所處之是非固不論也

第二節只就取友上說程子曰學不講文義全背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意人卻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章

此章論智非論性也開口便道天下之言性未嘗言天下之性也緊便是天下之言性便是所惡於智者只反覆說明此意

此章謂爲智而發以開口便說天下之言性也言性而不知言故不知故之本利即是不曾知性而穿鑿以

求勝耳

或疑此章主言性不專爲智而發不知從來言性者孰不因用智穿鑿錯卻孟子言四端便是故言乍見入井便是利乃所以爲大智也然則程子專爲智發之云正對告子及荀楊韓蘇諸言性者而說耳奈何看成兩件乎況既知言性爲主便不是性爲主矣智字正從言字生來如何以不刺盾耶

大意爲智者而發如金溪慈湖江門餘姚其不識性字總坐穿鑿之病耳

異端言性都從無處說吾儒都從有處說故孟子言性只就情字到推上去

孟子言性只言情言端正是故與利處

故者以利爲本不是旣有故又有利只凡爲故者必利

但言性者必當指其利處言之耳凡人爲惡必澁爲善必滑爲惡必曲爲善必直乍見孺子入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忽然而感卒然而應固非意之能使爲不利亦非意之能使爲利也荀子言性惡只坐不知利因不知有故耳

荀子云性惡彼亦以爲故也故必以利爲本

利不是人去做造出來正是自然如此

險阻艱難亦是利

利只是人之生也直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心是活物有道有人人從道則聖道從人則狂仁禮即道心也以仁禮存心即吾心中提起道心爲人心之主非外而別取箇仁禮以强制此心也但以字說得著迹存字講得粗疎反做成義外矣

以存二字人每以操求失之猶云其居心以是耳

悻悻於禽獸者固褊中之小夫即以禽獸付之悠悠者亦非以仁禮存心之君子也君子三自反中所以救援禽獸者至矣及其終擇何難君子甚悲甚痛更思有安全馴制之道原未嘗於自反外增一分自是絕物之念也

禹稷當平世章

平世亂世只在聖賢失職不失職上看

孔孟顏子只無用之之人耳此所以爲亂世也

禹思天下四句是推出所以三過不入之故不是虛論聖人心事也若虛論心事顏子未嘗不思但無由已之急耳

此思字是職分之思非仁民之思仁民之思顏子之所同職分之思禹稷之所獨故思字須帖定由已講不帖飢溺講

有謂此與割烹章思字有別彼是未任事之思此是既任事之思未任之思要見其重故重在天下既任之

思要見其急故重在已字先生曰須知伊尹雖未任事然已有个湯在湯又有三聘在也即是當平世也華陰蘇門亦曰名世任道吾不知之矣故此二思字總在道當任事上看

同道下單說禹稷而不及顏子此是孟子文章省文之妙只用是以如是其急也一句而顏子之所以不急已明

正在時之與地之異處看出道之同顏之樂即禹稷之憂所謂同也此猶兩人說如伊尹畎畝之樂即納溝之憂豈有異哉

須知禹稷顏回同處在本領有此本領然後當平世能

已飢已溺當亂世能不改其樂無此本領便世用我
何以救鬭即閉戶只成箇閑人耳
須看得道字分明聖賢千變萬化只是其道一耳故論
聖賢者當審其地以明其道爲聖賢者却只審其道
之是非而地之宜然自得不專主審其地也
上節說禹稷更不申說顏子知此節之專重顏子也禹
稷易地爲顏易信顏子易地爲禹稷難信故皆字語
勢側在顏子辨顏子者孟子自處之道亦見
禹稷對副宜舉孔子而舉顏子者何孔子三月治魯人
猶及信顏子平生未見施爲尤難信也禹稷同顏子
人所易知章意固側重顏子耳舉顏子則孔子不消

說孔子不消說則孟子自任可知矣
大意側重顏子之同禹稷以禹稷之同顏子天下曉然不消說也未必信顏子耳顏子之急生民其道固無歉亦須易禹稷之地乃得若謂簞瓢陋巷時即是急生民須推進一層說不然却看小了道字也知道則急生民在其中急生民不足以盡道
通章大意原為顏子一邊人發故語脉皆側注這邊講禹稷處顯明講顏子處含醞正是側重也被髮纓冠只喻急字是以如是其急上文已說明末兩節正喻顏子之是以如是其不急結明大意耳
全理上已說盡此只以喻言結之兩兩相形其旨自見

是孟子文章醞藉處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章

是則章子已矣此句正對通國皆稱不孝說上文反覆辨白其不孝之冤却說他做孝子不得此句只還他本等是不斷之斷而孟子之與遊禮貌是不絕不是取之亦已不答之答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

或云孟子特發此論不是痛罵世人還是憫惜之意居多晨鐘之擊山泉之響使人猛下省發慈加蕩滌若一味罵倒聖賢不如是絕人已甚先生曰不然罵至乞痛罵之極矣大聲疾呼以痛罵之人尚未之或醒

故痛罵正是惻惜非絶人已甚也罵至乞人而尚不是罵必如何而謂之罵耶昔人問乞恩例程子曰只爲如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動不動又是乞也以是觀之其不以乞爲罵也亦久矣夫

人只是志趣不同君子志賢傑惟恐賢傑之不盡小人志勢利惟恐勢利之不盡志賢傑不盡得則讀書尚友以求之志勢利不盡得則鑽刺攀援丟空脫謊直壟所不爲矣齊人尚屬虛言今人竟成行實

未敗露時之驕滿面都是富貴相既敗露後之驕滿面都是乞兒相究竟富貴之於乞兒亦何分別近來直以乞驕人又驕術之一變

終